

十六年没过团圆年 湖北周克利全家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十六年来,湖北省咸宁市农科院(原农科所)周克利女士全家五口没过一次团圆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提请司法机关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赔偿全家人背负冤案、饱尝牢狱之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

一次,周克利的大儿子陈卫群和儿媳熊春枝被绑架迫害,七、八岁的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就用稚嫩的小手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写:“妈妈,我想你。”由于奶奶、父母均被非法关押,后来,大姑姑陈立群(周克利的大女儿)把孩子接到家里去,谁知没多久,陈立群又被抓,陈立群的丈夫经常出差,小女孩儿有时候只好到熟人家要点饭吃。有一回,小女孩儿正在别人家吃饭,结果一群恶警把那户人家也抄了家……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的迫害,周克利全家深受其害,被绑架、拘留、洗脑、劳教、抄家(十多次)、律师罚款、监控、跟踪、开除工作、扣发工资。全家人无法在当地生活,从此走上了一条流离失所的路。

70 岁的周克利讲述: 多次遭非法拘留、洗脑, 劳教二年、扣发退休工资

我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患有骨质增生,双手发麻,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严重鼻炎、乳腺增生。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为国家、家庭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医药费。不仅身体健康,思想也得到净化,无数事实证明法轮大法是健康身体、提升道德的高德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去省城武汉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咸宁温泉岔路口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晚上蚊子咬得无法闭眼。第二天被送往双鹤看守所关押十五天,被勒索伙食费 300 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进京上访,早



■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所使用的酷刑多达 100 多种,包括电刑、毒打、摧残性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冻刑、烫刑、超强度奴役等等。

上刚从旅馆出来,就被恶警抓走。我们一行共有八人,其中有我儿子、媳妇、小孙子。我们一家人被关在前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几天后我们全家就被押回当地。在火车上我被双手铐着,被非法押到了当地派出所,后又非法关押至温泉双鹤看守所二个月。在这期间岔路口派出所所长白玉平、陈志会以我和苏小莲进京上访为由,向农科所勒索 6000 元,十二月份又勒索 5000 元,说判劳教。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日非法劳教二年,送到湖北沙洋劳教所。去的第二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中午到操场站队打饭,不准回房间吃饭,一个个只好站在雪地里吃。我当时冻得直哆嗦,手脚僵硬。再加上饭菜冻的冰冷,如何下咽。大法弟子抗议这种做法,一起背法,结果招来了毒打、罚跪、电棍电击,一片混乱。晚上睡觉,一个个侧着身子直直的接着一个垒一个紧紧的靠着。晚上上厕所,必须慢慢的拔出来。回来后就再也挤不进去了,只好站一晚上。白天在菜园种菜,每天要挑五十担大粪种菜,整天衣服是湿透的。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的一天,当时正是中共十六大期间,温泉岔路口派出所一群恶警,到农科所索要 10000 元,然后到浙江嘉兴去找我。把我哥

哥和弟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逼他俩说出流离失所的下落。而且还派对门监视他们家,发现我马上报告当地派出所。对门这一家比较正直,不愿管这事。派出所问他,他就说没看见回来。过了二年后,这个对门才给我哥哥讲这件事。

仅因信仰“真善忍”就被逼的无家可归,不能安享晚年,连基本退休工资也被剥夺,扣发了我十一年工资(包括劳教),二零一一年底才要回了 16 万 6 千元工资。

长子陈卫群讲述: 35 岁的他被迫害致老态龙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进京上访,我、妻子、孩子三人同时被抓,关在北京前门派出所的铁笼里。孩子当时只有六岁,吓得哭叫。警察破口大骂,还收了我们的背包。下午被警车带走,把我们关进了咸宁驻京办事处。两天后被当地派出所带走,我被非法关押在咸安区猫耳山看守所三十天。咸安区国保大队长曾国华到我单位咸宁市方向机厂勒索五千元,全部从我工资中扣除。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又被岔路口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 15 天,家也被抄;十月一日,在家中被绑架,非法关押 20 天,家被抄,师父法像、大法书被抄走。(转下页)

十六年没过团圆年 湖北周克利全家控告江泽民

(接上页)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去别人家有事,被恶警白玉平跟踪,以“串联”为由绑架,在猫耳山看守所非法关押45天。回家后,被单位咸宁市汽车方向机厂非法开除工作,并要我把厂里户口转走。到目前为止已被非法开除十四年半,工资损失六十万元。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往家里走着,看见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民用车,车号为鄂A54321,我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刚走到车边,车门突然开了,跳下几个便衣朝我扑来,我马上向一个巷子跑去,恶人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前面没路了,眼前只有一片水田。眼看就被抓住了,我立即跳下水田,便衣不敢下水,我走脱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被武汉公安一处恶警在水果湖绑架。据说恶人跟踪很久,还摄了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把我的长裤脱下,罩在头上,塞进车里开走了。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将我推下车,关到一个屋子里,将裤子换成了一个黑塑料袋蒙在头上,双手被铐着,推倒在地,拿鞋底猛烈抽打我的头部。这时塑料袋紧贴在脸上,呼吸困难,人简直快要憋死了。就这样在公安一处关押了两天,然后就把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一个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非法关押。在这里整个冬天穿的都是单衣单裤,冻得浑身发抖,每天还要挨死刑犯的打。而且,每天还要被公安一处及宋瑞生、度志祥提审,前后被非法提审一百次,逼我说出资料来源、资料点和人员情况。但我不配合,什么都不说,恶警就每天往我身上泼冷水,在我身上放冰块冻我,还要面壁罚站,拳打脚踢,真是生不如死!邪恶说:谁要你不说,不说就冻死你,打死你。家里送来了被子、棉袄、毛衣毛裤,看守所的恶警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你拿来的东西赶快拿走,否则我们就充公。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教,被非法送到武汉市荷湾劳教所迫害。当时我的头发百分之六十都白了,人瘦的皮包骨,只有三十五



酷刑演示: 电棍电击

岁的我,活脱的就象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儿。半年时间浑身都冻黑了,身上、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纹路,象刀子刻的一样。

儿媳熊春枝诉述: 遭非法关押、劳教迫害 妈妈被活活吓死

我未修炼的时候,患有肺结核,经常吐血;一九九六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十九年未吃一粒药,未打一次针。人变得心地善良,心胸宽广,能为别人着想。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因进京上访,被广场便衣抓走,拳打脚踢,把包里师父经文和身份证搜走,后被非法押回当地,关押在温泉双鹤看守所近两个月。接着非法劳教二年,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底,送往武汉狮子山戒毒劳教所非法关押。

在那里,我白天从事高强度劳动,晚上面壁罚站,直到天亮,每天只能睡一小时左右,人被折磨的全身浮肿,并经常遭电棍电击毒打,打的

湖北麻城市白果镇综治办主任鲁性辉遭恶报猝死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麻城市鲁性辉暴死家中,连医院都来不及上,年仅四十八岁。

自一九九九年~二零一零年,他一直担任白果镇综治办主任,主管迫害法轮功事项,白果多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他的迫害,明慧网曾多次曝光他的恶行。多位法轮功学员跟他讲真相劝善,可是他一味行恶,置若罔闻,如今恶报猝死,留下悲伤的家人,真是可悲啊。◇

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由于酷刑折磨导致大口吐血、拉血。此事被曝光后,邪恶十分害怕,不允许家人接见。家里人十分担心,我娘家人就找了温泉公安分局要求放人,并请客、送礼,花了很多钱,局长宋瑞生同意放入。谁知却是一场骗局,不但不放人,宋瑞生还伙同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匆匆忙忙把我转到沙洋劳教所三大队继续非法迫害。

在沙洋劳教所,我被关在小黑屋里整整三个月不见天日,不允许见任何人。家中七、八岁的小孩孤苦伶仃,女儿想妈妈时,就用稚嫩的小手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写:妈妈,我想你。由于家人均被非法关押,后来大姑姑陈立群把小孩接到家里去,谁知没多久大姑姑陈立群又被抓走。陈立群丈夫工作很忙,经常出差,小孩有时候只好到熟人家要点饭吃。有一天在老师家吃饭,恶警跟踪到老师家,把老师家也抄了,什么也没抄到。可怜的孩子,面对中共警察暴行,幼小的心灵一次次被伤害。恶警还经常跟踪她、盘问她,奶奶、小姑姑在哪里,孩子回答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 ◇

破绽百出的骗局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曾到河南开封调查,刘春玲的邻居们说从没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而她的女儿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几天后就能带着插管、声音清亮地接受采访、唱歌,完全违反医学常识。如:所谓的自焚男子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不变形不破损(下图所示),等等。

